

短篇評彈

一帖药

徐楚強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一帖藥”寫某國藥店一对師兄弟張永昌和王小明在處理愛情和友誼上所抱不同的態度。通過王小明誤會張永昌的女友沈瓊珠邀他赴約，並錯將其父所服一帖藥的“送藥單”寫成沈瓊珠的事情上，表現了王小明狹窄自私的可恥行為。同時也表現了張永昌以公忘私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

“暴風夜”原名“搶救”，是寫一位長征戰士共產黨員王海清同志在台風之夜英勇搶救物資的模範事迹，刻划了這位倉庫主任樸實可愛，舍己為人的精神面貌，使一貫輕視勞動並誤認王海清是炊事員的職工趙剛得到了轉變。

“祝賀”寫一对黨員夫妻黃亮和周敏在對待青年知識分子鄭柏青技術革新問題上所抱不同的態度，結果鄭柏青在周敏支持下，試驗獲得成功。黃亮亦在事實面前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以上三個拙作，我都採取富有喜劇性的手法加以表達，使表演時易于被聽眾接受和感到輕鬆。在創作過程和演出實驗中，承邑廟區工人俱樂部領導和市文化宮創作室的同志們以及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楊學凡、人民評彈工作團陳靈犀諸老師關切賜教，曾作多次修改。由於我水平有限，無論在結構和語言上都顯得幼稚笨拙，希望同志們批評和指正。

徐楚強 1957年10月

目 次

一帖藥.....	1
暴風夜.....	20
祝賀.....	38

一 帖 藥

[表] 故事發生在一九五四年的冬天。上海有一家國藥店，店里有兩個青年店員，一个叫張永昌，一个叫王小明。兩人都是本店学生意出身，所以是师兄弟。永昌是师兄，二十二歲，由于他工作一貫積極，思想進步，所以在去年年底已經入团。小明今年二十歲，生活比較散漫，尤其对自己行業的前途認識不清；他認為做藥店倌沒出息，所以抱了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师弟兄感情一向很好。永昌有个女朋友名叫沈瓊珠，紗厂女工，湊巧和小明在同一業余中学讀書，因此他們三人經常在一起玩。日子一多，王小明对瓊珠漸漸地有愛恋之心。但是永昌和瓊珠也很好，不过只放在心里，沒有說出口。

王小明：(表) 今天永昌有病，行政上派小明代他工作。因为王小明在配方部工作，而張永昌在煎藥部工作，小王代虽代，心里非常不高兴，一个人在自言自語……(白)“画龍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永昌哥，我真不懂他什么地方和我过不去，…… 上一次我買了兩張电影票，趁沒人瞧見的时候塞給瓊珠，她拿到了票，点一点头，笑了一笑，就向里一溜。我当她总会來的，等到打了烊，換了衣服到电影院，等了很久她还没有來，直到电影开映，旁边座位里倒有人來了，我想一定是她，所以塞一粒糖过去，只听旁边声音啞煞

煞……(老太太音)“謝謝你！”我再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是瓊珠的媽！……當時有苦又講不出，直到電影散場，她的媽用手向後面指指，說瓊珠也來的，我望後面一看，氣呀！只看見瓊珠手搖搖，立在她旁邊的不是別人，就是永昌！嗨！有什麼話可講呵！

[表] 正在此時，外邊奔進來一個人，是誰？也是小王的師弟名叫阿三；因為他做事總是投五投六，所以大家叫他“投鬼阿三”。今天他坐在店堂里，沈瓊珠的媽拿了一張條子來：她來做什麼呢？因為今天是瓊珠生日，家中燒了幾只菜，準備請張永昌來家中吃飯，所以瓊珠寫了一張便條，請母親早上買菜時送到永昌的店里。阿三看見瓊珠的媽，他認識的，而且王小明經常在他那裡胡說“瓊珠對我怎樣好……怎樣好”，所以阿三一向誤認為沈瓊珠是王小明的女友。現在看瓊珠媽手中一張條子，不用說，定是交給王小明的。那麼阿三，你問問清楚呀！他問也不問就對瓊珠的媽說：“這張條子我替你轉交好了！”瓊珠的媽也疏忽了些，認為你既肯轉交，當然再好沒有，所以將條子交給阿三。現在阿三拿了這張條子，一路進來，準備要王小明請客，臉上賊忒嘻嘻……

阿三：小明哥！這兩天陸續荐兩塊醬肉真虧！是不是要我替你去買几塊來吃吃？

王小明：好了！我沒有像你這樣開心呀！

阿三：喔唷！不要太一本正經！兩塊醬肉能值几錮，嘻……

王小明：別胡鬧！我自己心煩死啦！

阿三：喂，小明哥！你可請客？

王小明：小爺叔！我拜拜你可好！吃飽了飯這麼空的……

阿三：(詰白)一想不露點口風給他，還不相信哩。(白)小明

哥！你过来！

王小明：干什么？

阿三：你过来呀！……看！这是什么？

王小明：（表）一看，是一张折起来的条子，小鬼时常逗我开心，上一次也是这样拿了一张条子，说是瓊珠写给我的，我心里倒很高兴，他说要我请客吃一碗大肉面，我满口答应，谁知等他一碗面吃完，拿给我一看，是张药方！今天又要给我上当了。（白）怎样？又是瓊珠写给我的？

阿三：是呀！

王小明：好啦！我不会再上当啦！

阿三：不，这次是真的呀！

王小明：别装腔了！你又想騙醬肉吃是不是？

阿三：谁騙你！这次是“真价实货”，……不信先让你看！

王小明：拿来！

阿三：慢！如果是瓊珠写来的，你怎么说？

王小明：请客酱肉！

阿三：你有没有信用？

王小明：我几时失过你信用？

阿三：好！你拿去看。

王小明：（表）王小明拆开一看，只見下面具名是一个“珠”字，而且瓊珠的笔迹他認得出的！……（白）真的会寫给我！……

阿三：阿是？說不騙你就不騙你！刚才她媽親手交给我，要我轉交给你！

〔表〕阿三为了要吃兩塊醬肉，順口胡說八道。

王小明：（表）王小明此时一颗心跳个不停，拿张条子塞在胸

前，臉上的表情，真是畫師也畫不像……（白）阿三：
當真她媽對你說的？

阿三：誰騙你，不相信你到店堂里去問！……

王小明：好！好！我相信，你去吧！

阿三：什麼，……醬肉呢？

王小明：（表）小鬼吃總不會忘記，所以從袋里拿出錢來。（白）
阿三！你自己去買！噯！這件事在旁人面前別提起呀！

阿三：知道！我一向是守口如瓶的，別人問我最多露些口
風！……

王小明：小鬼！露口風就是告訴人家！別說！

阿三：好，我不說就是了。

〔表〕讓他拿了錢去買醬肉吃，等一會事情鬧得很大，
他死人也不管。

王小明：（表）王小明重新坐下，現在他也沒心思寫“送藥單”
了，拿張條子仔細一看，上面寫着……“今日我的生
日，晚上七時來我家吃飯，等你！珠”……但沒有寫抬
頭……（思索地）再一想，對了！瓊珠作事細心，知道我們
店里人多，如果寫了抬頭，被別人看見要取笑她的。
對！現在他賽過沒有魂靈一樣，拿張條子橫看豎
看，想不到我有這條心對她，而她也同樣有這條心對
我。

（唱）我是一見條兒心花开，

又驚又喜又是呆。

瓊珠有心將我約，

定然是真情一片將我愛。

（表）再一想，不对，如果她真有愛我之心，那麼上一
次我給她電影票為啥叫她媽來看呢？（思索地）仔細一

想，对啦！她心里是爱我的，但是她和永昌一向感情也很融洽，如果突然和我好，旁人要說坏她的……对！

(唱) 她是只怕旁人多言談，
借永昌，作遮蓋；
有意擺布这巧机关。

(表) 瓊珠呀！你为何早些不和我談明，害得我当时气煞快！……我是在想，我和永昌哥比較起來，真比他漂亮得多了！你怎会去爱他呢？永昌呀！想不到你还困在夢里！

(唱) 想你有情來她无意，
日後懊悔苦連天。
想到其間心头乐——

(表) 拿張条子折好，往襯衫袋里一放，重新坐下寫送藥單。照理填送藥單必須先要看清楚藥方上的姓名和地址，現在因为王小明滿腦子是沈瓊珠！眼睛里看出來是沈瓊珠！手里也会糊里糊涂。

(唱) 糊涂中寫了沈瓊珠！

(表) 寫好以后，也不檢查，向煎藥房一送了事。現在他只等下班，好容易熬到店打烊，急忙去打扮，因为今天瓊珠約我，應該穿得漂亮些！穿什么呢？按理十二月的天气應該穿棉衣，而且今天特別冷，外面还在下雪；他为了要漂亮，一想：上次新做一套夾的暉暉中山裝，今天要出出風头了！等到換好，人走到外面，(風声) 西北風吹得緊，王小明縮了手，人發抖！再一想空了手去吃頓飯总是不好意思，她今天生日，讓我買只“壽”字蛋糕去吧，所以要緊到糖果店買了一只

大号寿字蛋糕，急冲冲到沈瓊珠家來。

[表] 沈瓊珠，今年二十歲，圓端端的臉，梳二根小辮子，長得很清秀，今天她生日，所以叫媽買了几只菜，約張永昌來吃夜飯，等了很久，还不見來，現在聽見扶梯响，以為他來了，所以急忙出來，因为他來得迟，所以扭轉了身體，有些动气的样子。

沈瓊珠：（埋怨地）你怎么來得这样迟？

王小明：（表）王小明想，我真叫跑不开，否則我早就來了。（白）瓊珠！七点鐘還沒有敲了呀！

沈瓊珠：（表）一听声音不像是小張，掉过头來一看，是小明！他怎样会來？看他手里拿了一盒蛋糕……哦！对了，也許是永昌約他同來的，因為他們師兄弟非常要好，真不好意思，还要他破費。（白）小王！小生日還要買什么蛋糕，快些進來坐吧！外面很冷！

王小明：还好！还好！（表）王小明人到里面，將蛋糕在桌上一放，真想不到，她不約別人，單單約我一個人來吃飯，看样子对我大有意思。（白）瓊珠！本來我想買一样紀念品給你，但是看到条子，時間太侷促些了，好得我与你……

[表] 瓊珠听他說“看到条子”，心里覺得奇怪，他怎会看見？再一想，对了！一定是永昌这个老实人給他看的，阿要难为情，所以臉一紅，將头低下……

王小明：（表）王小明弄錯了，以为她方才听我講“我与你……”大約下面几个字她已猜透，所以要难为情，其实大家說穿了也沒有什么关系。（白）瓊珠！近來你寫字大有進步！

沈瓊珠：別瞎說！

王小明：真的……喔，瓊珠！下次寫條子抬頭不要忘記呀！

[表] 瓊珠一听，條子真的被他看見了，所以更羞得滿臉通紅。

王小明：不寫抬頭很容易纏錯的……瓊珠！過去我有些地方脾氣不好。

沈瓊珠：什么地方？

王小明：就是上次看电影的事，當時我真氣！

沈瓊珠：(表) 的確，上次你給我一張電影票，因為我和永昌已經約好，所以叫我媽去看的，豈知你見了我總是笑嘻嘻，見了我娘一只臉又不像哭又不像笑，為了這件事，你幾天不理睬我，今天你自己提起，好在是知己，應該談談明白。(白) 那麼現在呢？

王小明：現在還談什麼，你不說我心裏雪亮！都明白！

沈瓊珠：對！過去的已經過去，今后你明白就是了。

王小明：對！過去我錯怪了你，害你做難人，今后……哈……

[表] 王小明還在瞎纏，阿三拿了兩只藥瓶送藥來了。他怎會來的呢？因為煎藥房將藥煎好後，發覺其中有一帖藥只有名字，沒有地址，阿三過來一看，是沈瓊珠，他忙說我認識的，因為剛才吃過王小明几塊醬肉，讓我去討討他好吧，所以就對送藥員說這帖藥我替你代送去吧，因此騎了腳踏車一口气送到沈家。

阿 三：沈家有藥！

王小明：(表) 王小明一听聲音很熟，跑出來一看？——(白) 阿三！你來做什么？

阿 三：嘿嘿……小明哥你也在，好極了！我來送藥的！

王小明：送藥？誰吃藥？

阿 三：你看！沈瓊珠！

沈瓊珠：（表）瓊珠在裏面聽得清清楚楚，所以急忙出來。（白）
是我？我又沒有生病，吃什麼藥！

王小明：（表）小明心里火呀！斷命小鬼，方才吃了兩塊醬肉，
現在你知道我在瓊珠家里，又來耍什麼花样了！（白）
喂！阿三，你什麼地方和我過不去。

阿 三：沒有呀！

王小明：那麼人家身體很好，而且今天是生日，你送兩瓶藥來
算是觸她霉頭是不是？

阿 三：嘟！笑話了，我和她井水不犯河水，有什麼過不去的
地方？送藥單上沒寫地址，幸虧我知道地址，冒了這樣大的風送來，還說我“觸她霉頭”！真是狗咬呂洞賓
不識好人心，——你拿去看！

王小明：（表）小王接過藥瓶一看，倒楞住了！清清楚楚寫的是
“沈瓊珠”三個字，而且還是自己親筆，現在倒窘了。

沈瓊珠：（表）瓊珠也弄不懂，走過來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
字！（白）小王！你們店里怎麼搞的？

王小明：（哎唔地）這個……我……我也弄不懂。

阿 三：（表）阿三又要自作聰明了，一想這帖藥可能是帖補
藥，王小明暗地里配給瓊珠補身體的，因為當了我的
面，不好意思說出口，所以吞吞吐吐。（白）小明哥！明
人不必細說，大家肚里明白……等會請客吃大肉
面呀！（表）說完眼睛眨眨一溜而去。

王小明：（表）現在王小明倒僵了，拿了兩瓶藥呆頓頓走進房
內，藥放到桌上，心里着急得很。

沈瓊珠：小明！你這人怎麼搞的，不是我吃的藥，你收下來干
什麼？

王小明：這個……

沈瓊珠：是不是你寫錯的？

王小明：（表）本來王小明是想和瓊珠說穿的，但是現在看到瓊珠面帶怒容，一想：不要我說了是我寫錯，她反而認為我工作上这样粗枝大叶，对我的“愛”有了变化！这不是鬧着玩的，因为他來的時候为了要漂亮，衣服穿得少，被西北風一吹，倒真的有些伤風了，鼻涕水滴到手里，却被他靈机一动，……（白）不！沒寫錯，這帖藥是我吃的！

沈瓊珠：是你吃的？

王小明：对！你看我鼻涕水还在流个不住呢……（裝發抖腔）

沈瓊珠：（表）沈瓊珠一看小明，的确有点像伤風，而且人还在發抖。（白）你得的是什么病？看你还在發抖……

王小明：已經三天了，是瘧疾！

沈瓊珠：哦！是“打板子”！

王小明：是呀！医生囑咐我这帖藥必須在發作的時候服下，才可獲效，方才我來的時候，藥還沒有煎好，因此我叫阿三將藥送到这里來，以防万一發作時就可以服。

沈瓊珠：喔！原來是這樣的！那你为什么寫我的名字？

王小明：……因为我人到這裡來……所以將你的名字暫且借用一下……

沈瓊珠：（表）瓊珠听了他一番話，倒很相信，尤其現在看他抖得更厉害，……也許快發作了，因为瘧疾病開始是要抖的，那么叫他吃藥吧，况且是医生囑咐的，不可疏忽。（白）小明！我看你現在人已在發抖，恐怕有点發作了吧？

王小明：（急）……还好！……还……好！……

沈瓊珠：抖得这么厉害怎么說还好！我看还是吃藥吧！

王小明：不！不！……

沈瓊珠：你这人就是像小孩似的，有些覺得还是吃的好！

王小明：（表）此时王小明倒僵了，这帖藥怎样可以吃呢！……

又不知道这帖藥是医什么毛病的，不要我吃下去，沒病弄些病出來！……（白）瓊珠！……我真的还好呀！

……慢一些吃也行！……

沈瓊珠：別太大意，延誤了反而不好，吃吧！

[表] 瓊珠沒等小明回答，就去拿了一只碗，將头煎藥倒出，拿到小明面前。

沈瓊珠：趁热快吃吧！

王小明：（表）王小明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吃又不敢吃下去，如果不吃，在瓊珠面前怎說？……所以左右为难，窘态畢露。

[表] 王小明“进僵”，他的父親倒也等僵了。小明的父親患的是伤寒病，今天看了医生，藥是在小明服务的那爿店里代煎的，而且小明娘关照小明早些將藥送來，現在八点鐘已敲过，还不見藥送來，所以很着急。

小明父：（无力地）小明娘……

小明娘：怎样？

小明父：藥可曾送來？

小明娘：還沒有呀！

小明父：那么小明可回家？

小明娘：也沒有，嗨！这个小孩真不懂事，爺在生病应当早些回來……真是！……

小明父：喔唷！……我現在热度比早上更高些了……你去打个電話問一下吧！……

小明娘：好！那么你好好休息，我去去就來呀！

[表] 小明娘要緊出來到隔壁借打一只公用電話到小明店里，只聽見鈴響，但沒有人來接。

這時，店已經打烊了，只有一個老帳房和張永昌二人住住在店里的，老帳房早已睡了，永昌因今天人不舒服，有些發熱，所以睡了一天，現在稍覺好些，起來想燒點粥吃，忽然聽見電話鈴響，過來接電話。

張永昌：喂！……

小明娘：喂！你們是益元堂國藥店嗎？

張永昌：是呀。

小明娘：請問你王小明可在？

張永昌：小明？已經走了！

小明娘：（表）一想他店里不在，到哪里去了呢？再一听聲音倒很熟悉。（白）喂！你可是小明的師兄永昌呀？

張永昌：是呀。（思索地）哦！你是伯母是嗎？

小明娘：對！永昌呀，小明的爺在生病，早上有張藥方交給他請你們店里代煎一帖藥，直到現在還沒有送來，故而我來問一下。……

張永昌：什麼？藥到現在還沒有送到！

小明娘：是呀！請你查一下可好？

張永昌：（急）好！伯母你等一會呀！（表）永昌將電話一放，心裏很着急，要緊奔到煎藥部將送藥單存根拿出來一查，才發覺第47號那張藥方上是小明爺的名字，但送藥單存根上寫的是“沈瓊珠”，知道這裏面有問題，所以急忙奔出來。（白）伯母！我查過了，可能弄錯了。

……

小明娘：什麼？弄錯了？啊呀！永昌，藥可不是开玩笑的！……

張永昌：是呀！伯母！我立即就去查查清楚，再將藥送來。

小明娘：好！那么赶紧些，因为他爹等得很着急！

張永昌：好！我馬上去查呀！再見！

小明娘：再見！

[表] 小明娘付了電話費回轉家中等藥。

張永昌：(表) 永昌挂好電話，心里急得很，如果藥弄錯，嚴重些還有性命進出，到哪里去查呢？(思索地)一想存根上寫的是“沈瓊珠”，可能會送到她家里去，那末快點讓我去一次吧。對！張永昌為了病人一帖藥，他根本沒有考慮到外面雪又大，風又急，自己身體又不舒服！在他腦子里只有一種想法：我是一個國藥店的服務員，我的責任就是要為病人服務！這就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品質。他立即到里面穿了衣服，推一部腳踏車到外面，只因嚴寒天氣，非但風大；而且下了雪，地上發滑，尤其他發了一天寒熱，兩腿發軟，踏了一段路，吃不住，再跳下來推了跑，而且在路上還在想：今天我的工作是小明代的，那麼這張單子肯定是小明寫錯的，小明怎樣會寫錯，而且不寫別人會寫“沈瓊珠”？(思索地)這樣一層層的推想下去，思想上越想越矛盾了……

(唱) 怒吼北風不住吹，

雪花飛舞更見寒。

他是急沖沖抱病往她家去，

一陣陣的心事湧胸懷。

瓊珠對我情意好，

我與她相處數年兩相隨。

今朝得見那送藥單，

方知曉小明暗暗將她愛；

怪不道近來与我不理睬。

(表) 我和小明真好比親弟兄一样，一向有商有量，上次瓊珠請我去看电影以后，态度就有些兩样，处处冷淡我。再一想今天是瓊珠生日，上次她对我說会寫条子來約我的，怎么沒有來呢？难道她也对小明……想到这一層，更覺痛苦了。

(唱) 想到其間心头碎，

我是左思右想怎安排。

若然是瓊珠、小明兩相愛，

我在中間豈不是第三者？

(表) 永昌想到这里，思想斗争更激烈了，如果他們兩人真的相爱，那我應該怎样來处理自己呢？……党、团經常教育我們青年必須以共產主义道德品質來衡量自己，我是一个团员，难道不應該为了他們二人幸福來克制自己暫時的痛苦嗎？况且他二人都是自己知己朋友……对！我应当这样做！……后来再一想，我現在瞎想些什么，病人还在等藥呢！

(唱) 想病人家將藥等，

我豈可为了私事將工作怠；

誤了病体難挽回。

(表) 一想到这里再用勁踏，到沈家將車子放好上樓來。——

王小明：(表) 現在王小明再进也进不下去了，正在弄僵的时候听见扶梯响，所以趁此將藥一放，人走到房門口一看，是永昌！不知怎样見到了他，心会發慌。(白) 永昌哥！……

沈瓊珠：(表) 瓊珠听见永昌來，也急忙出來。(白) 永昌，你为

何來得这么晏！

張永昌：（表）永昌看見他們二人都在，剛才路上的想法是確實了，內心究屬是痛苦的；但是再一想，我思想和行動应当一致！再看到桌上兩瓶藥……（白）小明，这帖藥是……

王小明：（咬唔地）这个……这……（輕声）永昌哥！是不是別人來催了呀？

張永昌：对！別人等得很着急！

沈瓊珠：（表）瓊珠一听真弄不懂。（白）永昌，你在說什么？這帖藥是小明吃的呀！

張永昌：（表）永昌要想說穿，話到嘴邊，又縮了進去。一想我何必將小明的缺点去講給她听呢？再看小明已將倒出的一碗藥已經倒進了藥瓶，所以過來將兩瓶藥拿到手里。（白）瓊珠，这帖藥是弄錯了，小明！你坐一会儿我走了呀！（表）虽然他內心比刀割还痛苦，但是只要他們幸福，我……也高兴，說完要想走。

沈瓊珠：（表）瓊珠阿要弄不懂。对永昌望望，你今天阿碰着点啥？我一团高兴請你吃飯，非但來得这样晏，而且來了坐也沒有坐就要走！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經等了半天了。（白）永昌：你慢走！我有話問你！

張永昌：（表）永昌被她大声一喝，反而有些弄不懂，照理我在旁边你們談起來总有些不好意思，为什么喊住我？
（白）作啥？

沈瓊珠：哼！我真不明白你会这样对待我……

（唱）我是望穿秋水等你臨，
因何才得見面又要急急行。
親筆條兒來相約，